



# 音樂的效果

程觀心

星期天的午後，收音機播送古典音樂點唱節目，孩子們從不肯放過聽的機會。他們如醉如癡的喜歡音樂，全心靈沉迷在旋律裡，隨着音波載浮載沉，可以連續數小時，樂聽不倦。若追問究竟為何如此喜愛。他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。

最近向朋友借了一隻電唱機回來，附帶又借了大批最好的唱片。自此，他們一放學回家，桌上開着唱機，埋頭拿起筆來對着課本，也弄不清他們到底在聽音樂，還是在做功課。我不信一心能二用；一面神往於音樂，一面竟能對付書本。但是他們偏偏強調：音樂是運用頭腦時最高明的啦啦隊。如果面臨「數學難題」，一團漆黑，摸不着演算門徑的當兒，那美妙的音符，才叫神奇呢；它會同情你，撫慰你，幫忙你一同敲開「秘竅」。默記英文生字，背誦國文，更少不了高山流水的樂章，來伴奏一串串枯燥無味的單音字和一組組生澀的文句。酣暢而甜美的曲調，在他們竟有流膏般的滑潤功效，它能協助推動記憶的齒輪，加深印象。我不忍強奪其所好，堅持着不讓他們開唱機。只好聽其自然，留心考查每天所做功課成績，我暗暗承認了音樂的效果。

當他們欣賞唱片的時候，我沒有工夫，也沒有這份興致，坐着不動，專凝神去聽它幾十分鐘。所以往往他們聽他們的，我做我的事。假如在聽的過程中，隨便料理些瑣事，在室內走動，則他們常常不由分說，強拉硬拖的把我按進坐椅，強迫着跟他們來欣賞一番。不單陪聽，還要被考驗接受的能力：

「媽，你聽田園交響樂的這一樂章，閉起眼睛來試試看，看見了些什麼？」

「見鬼，聽音樂，會看見了什麼」。我覺得老二總有點神經。

「呵，說給你聽，我看到了；風和日麗的天氣，無邊無際的原野上，開滿了黃燦燦的金盞花。風吹花動，搖着搖着，搖出金鈴的音響……」。他豐美的想像，把我帶入純淨的童話國度了。經他這麼一編織，提醒我沉睡的聽覺，且慢，再仔細的聆聽；可不是一片大自然生命力的和音，有鳴禽的謳歌，有草蟲的低吟，有花香的噴溢，樹的動，水的流……一個和平，優美，明朗而愉快的世界——音樂家至高詩韻的憧憬。

望望窗外，風雨如晦，黃昏漸濃，西天還留着一抹紫色的殘霞。夜的黑翼從四方迅速的飛合，連天邊最後的一抹彩色也隱褪了。我們沉浸在交響詩的芳醇裡，都忘了開燈。

誰在唱盤上換了孟德爾松的小提琴奏曲。我似乎第一回才聽到這個曲子，一串串旋律，彷彿有催眠入夢的魔力，它們像張着翅膀的小精靈，飛去一處神奇的地方：湖

上的睡蓮甦醒了，徐徐舒展白玉的花瓣。花心的蕊鬚，微攪着粉頸，欠伸將覺。驟然一陣紛繽的露滴，跳躍着快舞步，流注花盞，滾落圓翹翹的蓮葉，跌進明澈的湖面，漾起渦漩的連漪……

這第一次我懂得了「聽的幸福」；音樂不止是用耳聽，還得張開心眼去看。六根之中，不是耳根最



# 自然·夢·生命

張福慧

我愛自然，因為自然的世界永遠是純真與柔美的。

我可以盡情地向尖山、向小溪、向石橋、向樹木吐露胸中積着無數的抑鬱。在自然的懷抱裡，我見到一草一木都伸出了它們的臂膊微笑向我說：『擁抱這世界吧！』

誰說我孤獨？誰說我貧窮？整個大自然的空間，景物都作了我親切的朋友，它們拂去了我臉頰上的淚；我緊緊地擁住了它們，我驕傲於我的富有，我不止領略了自然世界的愛與美意，我更走進了一個心靈的世界！

啊啊！可愛的大自然！即使是晚上黝暗的天空，荒蕪的山野裡的蒼茫夜色，描畫下來也該成為哥哥的傑作。

朋友！何必留戀那十里洋場的都市呢？不錯，都市是誘人的，繁華、熱鬧、美麗……，但却充滿了荒淫、邪慾、諂媚、沉溺、墮落——不可救的世紀末的現象；無知的人們麻木地生活着，不斷地夢幻與憧憬，希冀在極端的渺茫中捕捉那夢裡的影子。心，如野馬馳奔，直至萬丈的懸崖的極端……

胡敬恒說得好：『人心一放，道理便失；一收，道理便在』。為什麼不收斂那顆笨拙的心呢？到自然去！山徑蜿蜒，林木草深，都能給你以清醒的啓示；在沉沉的暮靄裡，樹的綠蔭下呀，也將打開你思想的燈！

告別罪惡的頹廢的都市，告別那些使你迷惑或沉淪的——脫離一切的陰謀與陷阱，投入大自然的懷抱，和自然做朋友吧！

古人說：『頃刻一聲鑼鼓歇，不知何處是家鄉！』那麼，你還留戀些什麼？那些豪華的酒會？欺騙的密語？喧赫的虛名？疲憊陋巷裡可憐的偽裝的笑？

夢，總有醒的一天。聰明的人，你清醒的日子呢？

哦，朋友！枯竭的噴泉是無可讚頌的。而看起來似是停滯不動的自然界，事實上是永不停止着，它乃不斷運動，不斷變化，不斷革新